

再见乌托邦

文/Francesco Cazzin

我们想要的动画，是为了告别那些所有已经逝去了的乌托邦，我们希望用动画的形式是因为这是一个为了儿童的游戏，就像乌托邦一样。乌托邦，事实上，是一种典型的不成熟人性的表现，试图通过飞跃来忘记一些实质性的事情，事实上在碰到克服或对抗困难一旦崩溃的时候，就想要飞跃，我们说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正是因为他的大跃进没有脱开现实，物质。丁世伟在「再见，乌托邦」（中国，2014，7分31秒）中认识到了这一点，似乎，在这些基础上，她的问候里，多了一点告别，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追思的东西，是的，它流逝了，但实际上似乎并没有摆脱。什么是流逝？流逝的是意识形态，而事实上，今天，后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是住在我们之上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些我们什么也不能做。那么，丁世伟的问候那些有乌托邦思想的人们因为他们是具有强烈思想的人们，或者至少是基于人类本身的人性特点：控制欲，对权力的渴望，自愿奴役等等。这是Wilhelm Reich提出的一个大问题：他不知道法西斯主义是怎么来的，但却是人们想要的。那么，这是分叉的，就像树形结构，你所需要做的是根茎，同时遵循严格的规则，强大的压迫变成压力，可以激发动力：Canetti, Leni

Riefenstahl 的 Speer 电影院。告别所有这些，由一个黑色的圈开始吞噬，在某些方面让人联想到马列维奇等人的方形至上主义？相反的其他那些从一个黑洞出发的想法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相反的，必须始终在图像的一侧，或进一步，在第二层。还剩什么？一个民主国家不可能草率的反对任何事情，一个图只包含一些片段图片(就像极权主义)，不能再享受任何的自给自足的来构成这些图像，如果真的是这样，超出了他们的要求，当然需要一些自我辩解，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相反，我们更能接受深层次的神秘感，用一个真实的形象而不是虚构的图像来表现一个荒谬的想法。民主的形象呢？可以，但是要来自极权主义，要在其中相互碰撞。